



江文辉/文

12月的天氤氲着神秘的丰收味儿。这味儿，继柑橘之后，又紧靠在草莓之前。对我来说，一早醒来，满脑子就会浮现它的身影。

甘蔗，温岭话称之为“糖桃”，是当地五大农特产品之一。它清润甘凉，营养丰富，以形而寓，节节有高、节节有甜，既有去得了冬日寒意的功效，还有躲得进春节喜门的本领。嚼一嚼，品一品，最得偷思念想。

每每到甘蔗上市之际，我总能想起清代邑贤裴灿英的《甘蔗》诗：世味酸咸外，甜香总属君。汁浆随意得，渣滓此时分。梗断横青玉，梢长拂绿云。回首虽可羡，香白已纷纷。这是多么惬意啊，夹杂着大自然神秘的惬意。而这惬意，既属于一种馈赠，也属于一种施舍，备受像我这类自诩为文人墨客抑或是思想者的青睐。

行走在箬横的田间地头，到大雪节气左右，总会觉得空气中有着那么一丝一缕的独特味道。它不断牵引着我，让我靠近、期盼找寻。

陈塘洋村的水仓头，有一个甘蔗园，粗看一遍，约莫30亩。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莫名地瞎逛一圈。今天，趁着周六，我来了。

今年的甘蔗品相不错嘛！甘蔗产量怎

冬日里的甘蔗

么样？怎么个卖法？没想到，我这回没有白跑一趟，正遇到了果农在采收。于是，我忍耐不住味蕾的摧残，嘟嘟声地刨根问底起来。

甘蔗，品种很多，有红皮、紫皮的，也有青皮、黄皮的。在箬横，有个不成文的民风，那就是不管来人买不买，必先让来人尝一尝的好客习惯。我也不例外，在热情的果农面前，毫不客气地啃嚼一番。

当然，这时候的啃嚼甘蔗，可不能像个大老板、大领导，要懂得接地气。我蹲在园地边，一边嘴巴在动舌齿跟着动，一边双手也不得闲，要么把甘蔗往嘴里送，要么把甘蔗当成玩具，在跟前画圈式地摇、比画式地甩，妥妥地尽兴出一种如同地痞般的模样。然后，不用管嘴里的蔗渣是不是吐了的时候，仍然喷着汁浆与人吹牛皮、讲白搭。这是地道的吃甘蔗，也是甘蔗所带来的独有风味，在其他果类里是没有的。

与吃起来，看眼前的甘蔗风景也不错。冬日里的风是带着尖刺的，稍一降温，就能吹得人脸刺辣辣地疼。但躲在甘蔗园，风即使再大，也会被一垄垄笔挺的甘蔗所遮挡。风从蔗叶上飘过，像极了非要炫耀的顽皮娃，直惹得沙沙声作响，还伴着飘带舞。此时在其间喊一声，还能因为甘蔗的生长环境传出重叠音，忽明忽暗，仿佛成了别样天籁。

我抚摸着一株甘蔗，静静地聆听着大自然的馈赠，又狂妄地制造着人为的施舍。这

赠，是无比和美的，而这舍，却是格外和润的。不觉间，我深深感受到这是冬日里最美妙的一种享受，冥冥中体验到这是冬日里蕴藏的一种神秘。

丰收季节里，我来了一趟，也吃了一趟，更品了一趟，权当是给自己圆了念想的梦。临行前，我向果农打了招呼。未承想，此人客气过了头，当即跑回园地里拿出两捆叫我带走。

这哪能行？在推搡之间，最终达成协议：我拿了一捆。

行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穿着小

西装，肩扛着

甘蔗。此时

氤氲的丰收

味，成了他

人眼中神

秘的风景。

风依

旧吹着蔗

叶，蔗叶

依旧发出

沙沙

声，甘蔗

依旧伴着

沙沙声

跳起飘带

舞。唯一不同的是，我踉跄着走，人为的曼妙留下了一处处不规则的足迹和说不出是哪门子调的喘气声。



江厦森林公园即景

蔡建荣/文

星期日下午，天空中乌云滚滚，雨丝细细绵绵地飘洒下来，整个天地仿佛笼罩在一层淡淡的忧郁与沉寂之中。大地上一片灰蒙蒙的景象，树木被雨水淋湿，青草被打得低垂。远方的山峦在薄雾笼罩下若隐若现，勾勒出一幅朦胧的美景。街头巷尾弥漫着雨水和泥土的清香。

我休息在家，看网络小说。说实在的，在这样的阴雨天里，除了看书，真的什么地方都不想去了。

这时，我的老婆跑过来问我：老公，下午我想去小明因，一起去吧？我忙问：下雨啊，你去小明因干吗？她说：想去梅溪找几颗溪坑石。我惊喜地问：什么时候对石头感兴趣了？她说：不是玩石，是捡几颗圆石来，放浴室用叫脚踩踩。我哈哈大笑：还以为你开始玩石了。

其实我曾有过一个阶段喜欢收藏石头，以前单位休闲旅游，我每到一个地方总喜欢捡些当地的石头回来做纪念。同事笑我傻，人家都巴不得轻装而归，我却在背包里背些沉重的石头回来。回家了，老婆也会说我不带些当地土特产回来，带回石头又不能吃。后来她发现了妙用，把我那块飞龙在天的鹅卵石当了腌制咸菜的压菜石，我也不好说她。

这次她说去梅溪捡石，我也来了兴趣，我马上说：好的，我们开车去，现在就出发。

一路上，细雨敲打着车窗，窗外的景色更显幽静。在这样的阴雨天气里，心也跟着宁静下来，仿佛有淡淡的禅意在心间流淌。

到了明因禅寺入口石碑旁边的停车场，停好车，公路的右侧就是梅溪。溪的旁边有一处建筑

物，木制的路牌上写着“梅溪庄园”。一座石桥横跨清溪，桥对面有石牌坊，上面写着“梅溪文化礼堂”的字样。俯视溪底，只见一潭潭的溪水并不清澈，上面有些水浮莲茂密地生长着，不见悠长的溪水流淌，潭与潭之间，有些活动的水流，似轻盈舞动的银色丝带，拂过我的心扉。一位妇女在潭边洗衣，那么专注，无视我们搜寻的目光。目光所及，哪有什么溪石？

我与老婆不约而同地向明因寺台门走去。路两旁有许多小树，没有了叶子，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条，草坪的草也半青半黄的，在冬天的寒风里顽强地挺着，保留着生机，以便春风吹又生。

不远处，明因寺禅修文化公园的大字映入眼帘。这名字取得挺有意境的，禅修文化很深邃的样子，可惜只有一些光杆枝条的树木，不见僧人潜修。

也许受到环境的影响吧，这时，感觉阴雨仿佛成了天地间的一场柔情。雨丝细密无声地落下，将大地装点得分外婉约，就像一位温柔的姑娘在默默地注视着自己所爱的人。

道路的尽头是一片高大宽厚的石匾，上写唐代古刹“四个遒劲有力的行书”。说的是明因寺，它又称“小明因”，是温岭的四大古刹之一。寺院始建于唐咸通五年（864），后曾两次重建，最后一次重建在1796年，至今已有近1160年的历史了。

入寺之前，经过一片古树群，它就是江厦森林公园，一片幽静而美丽的土地，藏匿着关于自然的诗篇，也阐释着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故事。此树群由寺庙僧人管护而成，面积约5公顷，共有古树97株。该古树群是全市迄今为止，保存规模最大、最好的一片古树林，已有130多年的历史。

沿着古木参天的小道漫步，环顾四周，满目皆是参天的树木，枝繁叶茂。那些枫香全身披挂着黄灿灿的枫叶，仿佛是穿了袈裟的僧人。那些香樟在寒风中依然舒展着绿油油的树叶，彰显着生命的顽强，诉说着百年历史的沧桑巨变。在这片古老的树林中，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力量与魅力，仿佛时光倒流，被吸入了它们悠长的岁月中。任岁月无声地流淌，我在这片静默的美景中，领悟到了生命的深邃和禅意。

穿过古树林，明因禅寺在袅袅青烟里显现，宁静幽深，仿佛是达摩祖师亲自点化的一座世外桃源。这一片清净的殿堂，是对俗世浮躁心灵的洗礼；一缕缕飘扬的青烟，更是对红尘中苦难世人的慰藉。禅寺内的钟声，叮咚作响，时光在此刻停滞，只留下清澈悠长的音符，漫游在空灵的宇宙间。

离开寺院，回到森林公园中，我闭目呼气，让自己暂忘掉战争的硝烟，暂忘掉病人的呻吟。在此如此清幽的自然园林之间，我需要感受的是温暖的人文气息。身临其中，我想起北宋文学家苏轼在《游道场山何山》一诗中“陂湖行尽白漫漫，青山忽作龙蛇盘。山高无风松自响，误认石齿号惊湍”之豪言壮语，忆起了清代画家郎世宁所言的“素色如锦”。待到时光静好，与你相忘于天涯的浪漫意境。江厦森林公园不仅仅是一方世外桃源，更是繁花似锦、富有诗意的江南园林。

站在公园出口处，远望湖光山色，远山连绵，绿树成荫，宛如一幅优美的画卷，静谧而宜人。每一片绿叶，每一朵鲜花，每一缕阳光，都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我心怀感激，愿将这份美好珍藏在心底，永远怀抱着对自然的敬畏和热爱，感悟生命的意义。

变迁。

后来，许多乡村农家的水井，变成了压水井。长长的水管深入井底，手握压水器的长柄，轻轻松松地压几下，水就“扑哧”喷射而出，比用白铁皮的桶打水轻松多了。有的人家还用上了电动吸水泵。

有井的地方，就有故事。我从当年来时的毛头小子，慢慢步入了中年人生，亲眼目睹温岭乡村里的农家水井热闹过，辉煌过，举足轻重过。

随着温岭的城市建设不断推进，高楼大厦越来越多，老街与乡村的变化越来越大，路越来越宽，那些石板墙的瓦房渐渐不见了，那些盛满村居过往岁月的农家水井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或填埋，或废弃，令人感慨万千。

自来水一统天下。楼上楼下，拧开水龙头，哗哗的流水喷射出一阵水花，用水方便了。在高楼上抬头远望，城里城外，一片繁华。

时代在变，农家门前屋后的井渐渐消失了。那股清冽、甘甜的井水味道与打水时小铁桶在井里“咣当咣当”的桶落桶升，那些散落在井边的捣衣声和家长里短聊天的说笑声，那个阳光之下五颜六色的衣服晾晒在井边晾衣绳上的斑斓画面与阿婆提篮在井边洗菜、阿公在井旁菜地悠闲自在地给小菜苗浇水的温馨场面，令人难忘！

愿你归来仍如朝霞

蔡京津

我们都在太美的湖色中狰狞
未曾在意归霞会像流星
明目张胆落在眉底
不动声色藏于晚萤

你不止一遍问过这青山
它早已染上春色却未曾回应
惊鸿中荼蘼的热烈与平静
唐突于每个不敢触及的渴望里

就连晚霞也仓促着逃离
掉落了足够的夜色承载空想
可我仍满心祝愿你
能抬头望望这月亮

向星星许愿

戴志伟

我矗立在吉普桑沙滩
银色光晕缠绵在我身
海面倒映着难遇星空
在方寸之间

点燃了深沉静谧的夜晚

我伸出手掌

在星空下闭眼双手合十

向星星许愿

忘却不尽人意的烦闷

舍弃灵魂艰巨的沉重

让心灵之路给予暗示

把宁静当作一份礼遇

缓缓睁开眼

身体和灵魂一分为二

携带着繁星恩赐的光

我再一次踏上黑夜路

探索未知人生的方向

杨光武/文

温岭，地处浙东南沿海，有山有海，是一座山海相依的美丽滨海小城。

来到温岭好多年了，我的足迹遍布温岭的山山水水。爬过丹崖山，去过夫人峰，到过北山，走过人民路，逛过贪吃街、大溪街、山市街、横峰街、牧屿街、石粘街与泽国街，留给我的最初印象是河流多，桥多，海鲜美食多。除此以外，还有一多，是水井。

每当穿过老街小巷，或下乡访友时，常常会遇见这样一幅画面：这家门前有个井，有人在打水洗菜；那家屋角有个井，有人在提水洗衣。洗衣的人，边“哗哗”地倒水，边扭过头去与相隔不远的另一个井边洗菜的人聊着家长里短。洗菜的人仔细地洗着菜，偶尔抬头望向洗衣的人说说笑笑。这边阵阵地不绝于耳的捣衣声“咣当咣当”，那边打水洗菜，小铁桶提水时滑过井壁“扑通扑通”响个不停。一时间，倒水声、捣衣声、说笑声交织在一起，组成一首谐美的乐曲，在井口上空飞荡。

自古以来，井水除了洗衣做饭，还可以用来浇灌。有井之处，就有人间烟火和鲜活多彩的生活气息。

消失的水井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故乡，一个村庄，一口井，最多村东村西各一口井。令人惊奇的是，温岭这地方的水井是真的多，多得数都数不清。比如泽国镇的山北、茶屿、水澄、东村等，好多人家的门前或屋后都有一口井。这种井，井口不大，但很深。需要用水时，用一个白铁皮制成的小铁桶，绑定一根长长的绳子，在井边站稳后，一手扶着井沿，一手握住绳子将打水的桶缓缓放入井中，打水时还要有技巧，否则打上来的往往只是半桶水。要想满满地打上一桶水，在桶贴近水面时，拽着的绳子要左右摆晃，带动桶子在水面摇摆，晃着晃着，三下两下，猛地一带，提水的桶就倾斜在水中。随着桶的倾斜、下沉，装满一桶水，就站在井边，躬起腰，手上使劲往上拉。双手紧握长长的绳子上提，随着“嘭嘭嘭”，铁桶蹭着井壁缓缓上升，憋得人脸红耳赤，才提上满满一桶水。

井水清清。冬天，我用它洗过脸，暖暖的；夏天，我喝过，清凉冰爽的。春夏秋冬，泉涌汨汨如初。年复一年，人们用它洗衣做饭，浇灌菜园，养育儿女，滋润万物。井，深嵌于大地，宛如人世间的年轻母亲，清爽甘甜的井水像乳汁一样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井，又像是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风吹日晒，见证了村居变化与时代

变迁。

后来，许多乡村农家的水井，变成了压水井。长长的水管深入井底，手握压水器的长柄，轻轻松松地压几下，水就“扑哧”喷射而出，比用白铁皮的桶打水轻松多了。有的人家还用上了电动吸水泵。

有井的地方，就有故事。我从当年来时的毛头小子，慢慢步入了中年人生，亲眼目睹温岭乡村里的农家水井热闹过，辉煌过，举足轻重过。

随着温岭的城市建设不断推进，高楼大厦越来越多，老街与乡村的变化越来越大，路越来越宽，那些石板墙的瓦房渐渐不见了，那些盛满村居过往岁月的农家水井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或填埋，或废弃，令人感慨万千。

自来水一统天下。楼上楼下，拧开水龙头，哗哗的流水喷射出一阵水花，用水方便了。在高楼上抬头远望，城里城外，一片繁华。

时代在变，农家门前屋后的井渐渐消失了。那股清冽、甘甜的井水味道与打水时小铁桶在井里“咣当咣当”的桶落桶升，那些散落在井边的捣衣声和家长里短聊天的说笑声，那个阳光之下五颜六色的衣服晾晒在井边晾衣绳上的斑斓画面与阿婆提篮在井边洗菜、阿公在井旁菜地悠闲自在地给小菜苗浇水的温馨场面，令人难忘！